

读诗三札记



[读诗三札记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萧涤非

出版者:

出版时间:1957-2

装帧:平装

isbn:

前记

《读诗三札记》，包括曹植、阮籍、谢灵运三家的诗。名曰札记，其实是笔记，因为基本上都是黄节先生所讲的。（我是先写阮籍后写曹植的，现以作家年代为序。）

黄先生本是北大的老教授，大约是1929年，他到清华大学讲课，先后给我们开了《诗经》（他有《诗旨纂辞》，未完）、《乐府》（他是第一个在大学里讲乐府的，有《汉魏乐府风笺》）、曹植诗、阮籍诗、谢灵运诗和鲍照诗（均有注）等几门课。这几门课，他在北大都不只讲一次，据他说，曹植诗讲过三次，有位同学也就听了三次（毕业后还来听）。但使人奇怪的是，竟没有一个人把他的言论作一番整理记录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缺陷，因为黄先生不仅是一位诗学专家，同时也是一位诗人，他的言论，无论是对研究者或创作者来说，都是值得重视的。所以我便利用学习的机会，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，写成了这三篇札记。现在作家出版社打算把三篇札记附录在三家诗注之后，我认为有必要，也是符合个人的初心的。

这三篇札记写作的确实年份，我已记不清。前两篇大概写于1930年，由吴宓先生发表在《学衡》第70期上；后一篇大概写于1931年，由朱自清先生发表在清华大学《中国文学会月刊》第一卷上。当然，先生的言论是不可能都正确的，但为了保存真相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，在这里除了补正一些字句的讹脱外，不拟作任何修改。文中重点，是先生当日所加，现在也仍然保留。（谢诗札记因排印时删去重点，原稿早佚，只好从略。）

作者介绍：

目录：

[读诗三札记 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古典文学

黄节

萧涤非

魏晋诗

学术

诗学

詩

黃節

评论

侧重从艺术技巧入手分析，十分细密，但有时也不免求之过深。同时，黃先生论诗也绝不是停留在技巧，而是要诗能兼美与善，有一段话说的很好：“中国数百年来之诗，所缺者唯一义字。作者皆以诗文为美术品，不惜勤一世于文字之间以供耳目之观好。而不知合乎义，则美亦在其中也。所谓义者，即事理之宜也。乃从修身力学中得来。惟后世于此道多不注意，故所谓诗人也者，亦大都流于迂阔而远于事功。”

这是萧涤非据昔年黃节讲课所整理出的笔记，薄薄一册，分讲曹植、阮籍、谢灵运三家诗。讲阮籍一篇尤其喜爱。

<http://site.douban.com/106369/widget/notes/134616/note/206692303/>

写曹植的一篇很规矩，总结得到位；写阮籍一篇与我有很多共鸣，但存在回护的地方；写谢灵运的一篇全是诗话体，不过先扬后抑，指出了谢在思想上的缺失。作者应该写：黃节。

論詩由小處著眼，故得其精微。

技法说得极细，细至闻所未闻处，唯深浸此道者方能解得如此精湛，如说诗体“四言不古则近于骈文”，“汉魏以前，叙事写景之诗甚少，以有赋故也。至六朝，则渐以赋体施之于诗”，说读各家诗法“康乐诗，当以连贯读之，专举一篇，易失原意”。关节处许是“治诗须看出其真面目”。

40頁的單行本，但都是乾貨

最终也没能看到纸本

诗人论诗，自有其精辟之处。

[读诗三札记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(1) “鸟鸣识夜栖，木落知风发”，倒句也。盖风发木落，鸟栖不定，故鸣。无“木落”句，则上句为不通。

按：此处或求之过深。诗中但说鸟夜栖于树，未曾言栖息不定。其意或为夜深不能见物，由鸟鸣知其所在，一如由木落而知风发。一句点时间，一句写天气。(2) ...

[读诗三札记](#) [下载链接1](#)